

##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吏文》诸版本蠡测\*

张全真\*\*

<目次>

I. 引言	IV. 诸本的刊行年代及相互关系蠡测
II. 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吏文》的诸版本	V. 奎章阁藏乙亥字本的价值
III. 诸本基本特征	VI. 结论

### I. 引言

《吏文》是朝鲜成宗年间(1469~1494)为供当时官员熟悉和学习公文的目的由承文院编写的汉语公文教科书, 收录保留了1370~1476年间高丽朝鲜两朝与明朝廷之间的外交公文及明朝廷内部的部分文件。《吏文》中收录的个别文件在《高丽史》及《李朝实录》中有异文保留, 大部分不见于当时其他文献。《吏文》原本应有4卷, 卷一收明代皇帝的宣谕和圣旨, 已不存, 但据崔世珍所述推断, 大约专收白话圣旨<sup>1)</sup>; 卷二卷三年代相连, 其中卷二题为

\* 十年前, 笔者从韩国仁济大学朴钟渊教授处得到中国国内难以见到的朴在渊教授主编的《吏文》一书, 是笔者接触《吏文》并着手研究的源起。在《吏文》版本收集过程中, 曾得到过松山大学曾野仁教授、张贞旭教授、孟子敏教授、李熙卿教授的慷慨帮助, 先后两次前往日本宫内厅、多次前往东洋文库、两次前往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图书馆收集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南京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副教授

1) “旧抄吏文初卷、宣谕圣旨, 皆汉语, 于习吏文无矣, 故不著辑览, 欲习者, 宜考谚解汉语诸书。”(《吏文辑览·辑览凡例》)这里说的谚解汉语, 大约指崔氏所著

咨、奏、申、呈、照会、卷三题为咨、奏、呈、题奏，内容体例大体相近；卷四是榜文，多为明朝廷内部文件，文言色彩最浓。崔世珍中宗年间(1539年)作《吏文辑览》时删除了其中的第一卷，只为二、三、四卷做了注解。这大概是今天只有二、三、四卷得以流传的直接原因。

《吏文》为亚洲学者所重视始自日本学者前兼恭作整理注解的《训读吏文》于1942年出版后，据《前兼先生小传》(1957年)记载，前兼1935年左右从浅见伦太郎处首次见到了《吏文》3卷本，认为其非常有研究价值，于是当即亲自抄写了全文。浅见本版本、字体繁多的情况，引发了他研究的兴趣。随后又有几种《吏文》的不同版本被发现，前兼于1939年3月至1940年7月进行了《吏文》点校、注解及整理工作，1941年初去世后，其著作《训读吏文》由末松保和等人编纂出版。

近年来韩国学者朴在渊(2001)整理出版《吏文·吏文辑览》一书，将崔世珍著《吏文辑览》以随文注的形式与《吏文》原书合二为一，并对照《集览》与《吏文》词汇的出入，对《吏文》重新进行了部分校勘注解。该书的出版又一次引起中韩两国学界对《吏文》这一文献的关注。

据前兼本前言推断，前兼氏作《训读吏文》时尚未见今天韩国奎章阁所藏想白文库的善本，而根据朴氏《吏文·吏文辑览·前言》中的叙述，可以推断朴在渊氏一书的重点不是校勘，而是资料的整理，同时主要是以前兼氏《训读吏文》作为重要参考底本，该书校注过程中未参照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同时首尔大学想白文库二卷本与《训读吏文》的差异也未被引入该书的行文和校勘中。而朴在渊(2001)《吏文·吏文辑览》与《训读吏文》有较大出入。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对日本的宫内厅、东洋文库，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处所藏的《吏文》诸种版本进行了调查，以期在这些古本的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版本。

据《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8)载，《吏文》现存藏本如下：

“《吏文》承文院 撰 活字本(甲寅字)① 黄义敦(23册)李相佰<sup>2)</sup>(1册2册)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由此可推断，崔世珍不为卷一作注解的原因是卷一口语色彩比较浓，区别于卷二、三、四的公文语体。

《吏文》承文院 撰 木版本 首尔大(卷2-4册)庆北大( 册)白乐睿(卷2;1册)《吏文》承文院 撰 ⑤浅见(3册)清芬室<sup>3)</sup>(1卷1册)国史编<sup>4)</sup>(3册)日东洋(卷2;1册)公教图<sup>5)</sup>(4册)藤田亮策( 册)<sup>6)</sup>李相佰(卷2;1册)”

这个目录提供了很多信息,特别是韩国私人藏书者收藏的《吏文》情况,但统计中有许多不确定和偏差,书籍来源去向未注明的也不少。如黄义敦氏藏23册之多,疑为2-3册,李相佰所藏也并非1册2册,据考证应为2-3卷,其刊本为乙亥字本,而非甲寅字本。庆北大所藏册数未录,公教图所藏4册也让人误解卷一不曾缺失,且卷数不明。清芬室1卷1册未注出具体是哪一卷。日本东洋文库卷二1册应该就是藤田亮策1策,重复收录。而现今延世大学及高丽大学分别所藏卷2残卷各一册的情况也未涉及。

## II. 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吏文》的诸版本

研究《吏文》的诸版本,首先应当考证最善本。据笔者的考证,由于《吏文》目前只有2-4卷存世,无全本。善本首推首尔大奎章阁藏想白文库2-3卷两册本,该本保留了《吏文》最古老的风貌,印刷精美、极少讹误。而收录较完全、校对较精详的则是存于宫内厅书陵部的浅见伦太郎旧藏,2-4卷3册本。考虑到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所藏的卷二残卷跟东洋文库藤田两册1卷本为同一源流,而以藤田亮策本保留最为完整,故本文对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两种藏本不作单列讨论。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现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东洋文库及韩国奎章阁三处七种《吏文》版本进行重点考证,讨论其源流、价值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2) 想白文库

3) 李仁荣

4) 国史编纂委员会(首尔西大门区),笔者前往调查时恰逢闭馆。据国史编目录推断,该版本可能为近代较晚的版本。

5) 中央公务员教育院(首尔中区)

6) 原文未标,实为1册。

- 甲：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浅见伦太郎氏旧藏)卷二、三、四，共三册  
乙：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想白文库)卷二、卷三，共二册  
丙：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首尔大图书馆旧藏)卷二、三、四，共三册  
丁：日本东洋文库藏(藤田亮策氏旧藏)卷二，共一册  
戊：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想白文库)卷二，共一册  
己：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 卷四，共一册6张  
庚：日本东洋文库藏抄本 卷二、三、四，共三册

### III. 诸本基本特征

#### 1. 甲：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浅见伦太郎氏旧藏)二、三、四卷三册本

宫内厅书陵部(原名图书寮)所藏《吏文》三卷本原为浅见伦太郎所藏，据卷首“贍录”所记，该书是1918年浅见氏在汉城金書房购入。1936年前后转为宫内厅图书寮收藏。

该本卷二卷三卷四，均有“承文院”印章。卷二、三尺寸统一，29.9×21cm，卷四外形略小为27.9×20cm。四周单边居多，也有双边，半页匡郭。10行17字，版心基本为大黑口，上下内向鱼尾花纹，但因版本不同，形制差别较大。

抄本部分由3位抄写者的笔迹构成，页眉小题不录，页码无。

#### 2. 乙：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想白文库旧藏)二、三卷二册本

据《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载，该书是乙亥字本，形制为31.2×21.4cm，四周双边，半页匡郭，10行17字，版心大黑口，上下内向花纹鱼尾。

上有收藏者“想白书屋，朝鲜庆州李氏友絃书楼想白堂藏”印记。

该书大概是现存《吏文》版本中比较早期、独立的一种, 虽也是10行17字, 但与其他几种编排略有不同。

页眉小标题比较清晰, 字体优美。

### 3. 丙: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首尔大图书馆旧藏) 三卷三册本

据《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载, 该书为木版本, 29×20.5cm, 四周单边, 半页匡郭:19.5×16.3cm, 有界。10行17字。版心: 大黑口, 上下内向花纹鱼尾(不同)有“闵百行”印。

虽为刻版, 但可以看出所依版本是由多种版本汇集而成的百衲本。与抄本比, 页眉小标题缺失很多。

### 4. 丁: 日本东洋文库藏(藤田亮策氏旧藏) 卷二, 一册本

四周单边, 半页匡郭:21.2×16.4cm.有界。10行17字。版心: 黑口, 上下内向花纹鱼尾。29.7×20.5cm。内框尺寸不统一, 版心: 黑口, 上下内向花纹鱼尾。10行17字。有“承文院”印。

藤田本有承文院藏书章, 字体较优美。页眉小标题保留完整, 由以木活字为主体的三、四种版式拼合而成。

### 5. 戊: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想白文库) 卷二, 一册本

29.8×20.3cm, 四周单边, 半页匡郭:21.2×16.4cm, 有界。10行17字。版心: 黑口, 上下内向花纹鱼尾。有“想白文库, 剧中有此闲”印记。

字迹没有藤田本清晰, 但可看出与藤田本的对应关系。与浅见本相对应的部分表现出相当的一致。页眉小标题时有补书。

6. 己：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 卷四，共一册6张本

据《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载1册6张，34.4×22.1cm，四周单边，半页匡郭：20.3×16.3cm。有界。10行18字。版心：上下花纹鱼尾(不同)

该本虽只保留了卷四的1、2、5、70、71、72页，但与其他几种10行17字的印行体例均不同，是调查中所见最为特别的版本，故此单列。

7. 庚：东洋文库卷二、三、四三册抄本

卷二、三、四，27×19.8cm，该书抄者及年代不详，应为近代抄写。但据以前兼氏与东洋文库的关系，及前兼先生小传的记载，很有可能是他的抄写本之一。该抄本忠实记载了原印本的内容，其原本根据内容比对，及抄者文中的注释猜测，大致是依照今国史研究会本所藏三卷本抄写而成，有些内容校勘与丙种本有对应关系，据其页眉保存比较完整推断，所参照的国史研究会藏本可能比丙种本刊行稍早，且此本有校勘，前兼氏作《训读吏文》时多有参照。

#### IV. 诸本的刊行年代及相互关系蠡测

关于《吏文》古本的刊行年代。韩国学者朴在渊(2001)《〈吏文〉前言》<sup>7)</sup>中据《韩国典籍综合目录》<sup>8)</sup>指出：目前，《吏文》的异本中最早的大概是中宗时刊行的乙亥字本卷2、3两册，稍晚一点的大概是明宗时刊行的甲寅字本卷4一册。除此之外，还有两三种木刻本，但均是壬辰倭乱后的刊本。

7) [韩]朴在渊作，张俊宁译，《海外华文学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

8) 朴文注，《韩国典籍综合目录》第1辑(山气文库目录)，国学资料保存会，1974，681页。

末松保和在《训读吏文》序文中指出,前兼作《训读吏文》采用的底本是浅见伦太郎氏所藏3册3卷本,并指出此版本因为补写、补刻之处繁多,是现存《吏文》数种中“最善本”。

浅见本的价值正如末松保和氏所指出的,首先在于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二、三、四卷的内容,其次在于内容经过校订,比较精当。还有一点就在于透过该本,可以看到很多前世刊本的面貌。该本卷二首页上有浅见氏臆录,他说“承文院文書《吏文》木板、活版、写字混ス。傍训谚文以今体。李朝成宗頃ノ冊子,大正七年二月六日京城にて金書房より购入”。显然浅见氏认为此种三卷三册本是李朝成宗时的本子,成宗(1469~1494年),是《吏文》编写的年代,而从现存浅见本的面貌看,这是一种在“百衲”底本上的整理本,不似书籍编写初期的东西。从内容、形制看来,这种本子整理年代应该晚于藤田氏藏一卷本,甚至晚于奎章阁藏原首尔大学旧藏一卷本。浅见氏所说的“李朝成宗”时刊本的可能性显然比较小,据笔者研究,该版本应该是承文院后期在以藤田本为代表的木版本的一种散逸后,由多人合作,重新整理校勘的一个工作底本,其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百衲”本,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本,同时有较为精当的校勘。但仔细调查发现,手中所用的木、铜等版本的校勘似乎未使用到较古的乙亥字本作为参照,故较早期版本存在一些脱漏。不过由于承文院的影响,目前存世的《吏文》的众多版本多属于这一系的。

从目前《吏文》诸版本情况来看,考证各种本子印刷确切的刊行时间非常困难。日本学者黑田晴之(1940年)曾指出,朝鲜刊本的图书中,后印本非常多。采用印刷情况、纸张、所藏者墨迹等等鉴别印刷年代的方法对很多朝鲜本来说并不适用。而且朝鲜本中不著刊年、没有刻记、不记录所藏者年号等藏书信息的很多,这对考订书籍确切的刊行年代造成一定的困难。朝鲜的藏书家喜欢在封面的内侧以大而优美的字体写上古往今来有名的句子而不关心记录年月日,这一点跟日本的古籍完全不同。(《朝鲜刊本概观·朝鲜旧书考》)

于是,抛开具体年月日,单从《吏文》现存诸本来看,我们按年代及印刷、内容特征将现存的《吏文》版本分为三种系统:

1. 乙亥字系：乙。
2. 木版本系：甲、丙、丁、戊、庚<sup>9)</sup>。
3. 其他系：己。

关于乙亥字的成书年代，朴文已有提出，此不再讨论。而木板本系中甲、丙、丁、戊、庚诸本是比较值得讨论的。

上述诸本均有对某种木活字版本的补刻、重刻、仿刻的痕迹，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共同尊崇的源头——某种木活字版本。而承文院收藏的两种版本都属此列。由此可见这种木活字版本大概是由承文院在《吏文》成书及使用过程中，不断反复刊印的比较权威的早期版本之一。

木活字的印刷特点是，后印行本根据需要会不断在前面版本上增补、校勘，有时会留下前面版本错讹的印记。根据这一特征考证，木版本系以东洋文库所藏的藤田本(丁)为最古最善本，该本所保留的木活字特征为后来诸种版本所继承。稍晚的是首尔大学图书馆藏一卷本(戊)，但该种版本应去藤田本时代不远，在藤田本基础上的补刻而成。本文未加深入讨论的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的两种卷二残本，是跟藤田本同一源流的版本，年代应处在藤田本之后，浅见本之前，因为缺页现象较为严重，此不作详述。宫内厅藏本晚于前面提到的诸种版本，除了补抄外，几乎使用的都是藤田本(丁)和首尔大学藏本1卷本(戊)或其子孙本的原版。而首尔大学三卷本(丙)从形式上看是对木活字版本的翻刻的木版本，同时又杂入了其他版本的内容，其中包括与东洋文库手抄底本具有相同来源的错误较多的国史研究会藏本。所以从年代先后顺序上看，木版本系诸本为

丁——戊——甲——庚——丙

诸版本中，年代较早的一种应该是丁种本的藤田亮策氏藏本，以木活字为主。木活字在韩国印书史上出现也较早，约为十四世纪下半叶。所以该本中保留的木活字本可能比较早。且其封二有承文院藏本字样，当数善本之列。封三上藏书者留有“世嘉穆隆今万历”的字样，万历的年号为1573~1620

9) 据对“庚”本的内容及旁边附注考证，该版本源于某种木版本，由于本文未见该种木版本，将其列入木版本源流。

年间。

朝鲜印刷史上有名的事件是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入侵韩国后(韩国史称壬辰倭乱)当时校书馆铜字几乎散失殆尽,其后改以木字印书。藤田本(丁)从形式上看,已经是一种木活字补缀本,其祖本金属活字本可能较早,就藤田本本身来说,其印刷体例也不一致,页口双向鱼尾花纹就有六七种之多,字体除木活字外,还杂有铸字、刻版,编排于何时无从考证,但与其他几种版本相比,错误较少,保存完整,应是壬辰倭乱后承文院较早的整理本之一,成书于万历时期。从内容及印刷形式看,首尔大奎章阁藏想白文库本(戊)是其后续刻本,而浅见本又是后者的补刻。据笔者推测,藤田本大概是壬辰倭乱后承文院的整理本,而浅见氏藏本则是近代由于其他战乱等原因由承文院整理补订的较全本,而并非十六世纪末壬辰倭乱后的整理本。

## V. 奎章阁藏乙亥字本的价值

在乙亥字本被发现前,前兼恭作著《训读吏文》时参照了以下几种木版本:

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本(学本)三卷三册

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所藏本(会本)三卷三册

京城翰南书林所藏本(白本)三卷三册

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藤田亮策氏所藏本 卷二、一册

前兼氏以浅见氏藏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木版本对《吏文》一书进行了校订和整理,据笔者校对,前兼本与浅见本只有1处出入<sup>10)</sup>,目前仍是最忠于《吏文》木板本的印刷本。然而,如果我们将奎章阁所藏乙亥字本与前兼氏的《训读吏文》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还是有颇多出入。非常值得在乙亥字的基础上,对现存《吏文》的印刷本进行重新校勘。校勘中发现的木版本的问题略举如下:

10) “革回”承浅见本,误作“革面”。详见下文。

考究到安南、高麗、占城(《訓讀》及近本无“占城”)。山川名號，當日奉奏聖旨：“只寫高麗山川之神、安南山川之神、占城山川之神，各於本處城南，設壇致祭。欽此。”除欽遵外，呈乞施行。(1)<sup>11)</sup>

今差朝天宮道士徐師昊欽賞禦香、祝幣、并香盒(《訓讀》及近本作“合”)、紵絲幡，及收買犧牲、香燭、段疋等物(《訓讀》及近本无“物”)前去，欽依致祭外，合行移咨。(1)

朝正(《訓讀》本作“正朝”，誤)禮物發回咨(8标题)

今王遣使涉海遠來，不無艱險(《訓讀》本作“難”)，於所貢物內，受布六對，余物付來使領還。(8)

呈內該述李朶里不歹等俱在丙午、丁未年間到來，詳究各人在彼住經一十七年。(《訓讀》本作“一十九年”)(18)

昨因革回(《訓讀》本作“面”，承宮內厅淺見藏本之誤，藤田本作“回”)。追念父母鄉故，復業人數不發一節。(18)

蓋因都評議司恃(《訓讀》本作“特”，承宮內厅淺見藏本之誤，想白三卷本等不誤。)以無相統攝不肯發遣故担逃故，並無各項為辭，占悞搪呈。(18)

遭風軍人鎖慶等敗船錢糧搬運事由(《訓讀》本“由”作“申”，誤。)奏(34)

發回被虜金哈冬伊遼東咨(此副題《訓讀》本不列，蓋所据版本缺失。)(39)

哈冬伊帶同小男金黑祭你、在於(《訓讀》本无此“於”)屯內地名夾江收打田禾，被建州地方寄住毛憐衛達賊亦納速搶去，一(《訓讀》本作“壹”，违背“一向”之本义。)向伊家生理有。(39)

計開審得一(《訓讀》本作“壹”)名志清，年四十歲，係本國京畿牙山郡人。(《訓讀》本脱“人”)。(40)

移咨備呈到來，臣會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歐、贊理軍務兼巡撫右副(《訓讀》本脱此“副”字。)都御史彭議得，所報前賊侵犯朝鮮國理山鎮地方，緣理山鎮與遼陽迤東靉陽堡不遠，慮恐醜類構眾日久，別有異謀。(41)

王朋用刀背將軍匠張如金左手背(《訓讀》本作“左手指”誤，恐是由于后代翻刻时“背”的字体问题造成的。)打傷，劫得本人并校余劉成、客人王英銀兩，回家分用。(48)

欽命臣等前來撫安，仰仗(《訓讀》本“仗”作“伏”，誤。)天威。(49)

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保字(想白二卷本有“保字”，宮內厅本所据本脱，《訓

11) (1) 为前兼恭作为《史文》条目编号，后文同。

读》本脱。)一千三百七十五號勘合割付。(50)

各墩官軍，迎敵不全(想白二卷本作“全”，《训读》本作“在”，浅见本用覆刻本错误。一本为“住”，为“在”的理校。)擁入境内，射傷小旗牛俊，虜去軍人朱散哈刺、楊柳中二名。(50)

見今所在倉糧(《训读》本“倉糧”形讹作“食糧”。)不勾一年支用。(50)

但係一面之詞(想白本为“一面之词”。《训读》本作“一面之私”，不通。)況前項州縣與彼國鄰境，先前龍州與下思郎州通年爭占地方，中間恐有別情。(50)

一分上下石西二州共運，不肯即便發夫扛(《训读》本“扛”作“杠”，误。)送。(50)

由此可见，奎章阁所藏乙亥字本的价值极高，对我们重新校对增订《吏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可补前兼恭作《训读吏文》之缺。

## VI. 结 论

《吏文》诸本纷繁复杂，根据对版本和内容的初步比对研究，笔者对诸本的评价总结如下：目前藏于韩国奎章阁的乙种想白文库本，虽只保留卷二、三，但因其刊刻年代较早，从卷二、三的角度看，可以校订很多木版本中的误刊，无疑是善本中的善本。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浅见伦太郎氏旧藏三册甲种本的价值在于其保留了卷四，且内容经过承文院校勘，抄写者注重了抄写内容忠于原木活字本，虽页眉小标题等有未录现象，但不失其价值。丁种(东洋文库/藤田策亮旧藏一册)本，大约是现存木版本系中刊行年代最早的本子。因为也杂有少量铸字本等的痕迹，且封三有“今万历”的字样，对我们勘定木版系诸本的时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奎章阁/首大图书馆三册丙种本是一种后来的摹刻本，保留了浅见本中缺失的一些木活字本的风貌，但因其中也混入了一种后来的仿刻本，对其价值大打折扣，且页眉小标题缺失现象严重。奎章阁所藏戊种想白文库一册本与东洋文库抄本的惊人相似且对木活字的保留内容与藤田本不相上下，让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价值。从东洋文库抄本中内容上看，该本与丙种本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也采用了跟丙种本相同

的祖本，但内容经过了校勘，还是比较值得参考的本子。

根据末松保和《训读吏文·序文》(1942年)、《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8年)记载及我们的初步调查，在韩国还有国史编纂委员会三卷三册(庚种本的东洋文库抄本大概与这种版本有渊源关系)，以及庆北大、中央公务员教育学院藏本、及私人藏书家黄义敦、白乐睿、李仁荣等人的藏本，值得进一步进行调查和研究。

### <参考文献>

- [日] 前兼恭作遗稿，末松保和编纂，《训读吏文》，朝鲜印刷株式会社，1942。
- [韩] 朴在渊校注，《吏文·吏文辑览》，延梨文化社，2001。
- [韩] 国会图书馆司书局参考书志课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8。
- [日] 黑田亮著，《朝鲜旧书考》，岩波书店，1940年，1986年重刷。
- [日] 《前兼恭著作集》(下)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国文学研究室编，1974。
- [韩] 朴在渊作，张俊宇译，《域外华文文学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
- [中]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文史哲出版社，1988。

### <國文提要>

본 논문은 조선시대 漢語 교과서인 《吏文》의 판본에 대한 연구로, 韓日 양국에서 현존하는 《吏文》의 주요 판본을 기초로 삼아 정리해 보았다. 본 논문에서는 《吏文》의 판본 가운데 보존 상태가 가장 양호하다고 평가받고 있는 日本 宮内廳 書陵部 소장도서인 淺見倫太郎 소장본 이외에도, 한국 국내 奎章閣 想白文庫 乙亥字本에 대한 고찰을 통해 두 판본의

연구 가치를 살펴보았으며, 《吏文》을 새롭게 교정하는데 있어서, 이 두 판본이 갖는 의미에 대해서도 지적했다. 이 밖에도 필자는 東洋文庫 藤田 1卷本과 抄本 3卷本の 원본·奎章閣 想白文庫 1卷本·奎章閣 3卷本·延世大學과 高麗大學 등에서 소장하고 있는 판본의 원류에 대해서도 정리했으며, 아울러 간행 체례나 내용 등을 근거로 《吏文》의 여러 판본이 간행된 순서에 대해서도 고찰했다.

주제어 : 《吏文》, 版本, 淺見倫太郎本, 乙亥字本

